



76岁的孟子后裔孟祥坎感到遗憾的是,孟母三迁祠中的碑不少都在“文革”中被破坏。
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摄

邹城孟氏： 重新点亮亚圣光环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本报《今日运河》记者 黄广华

人们常说“孔孟不分”：前者创立儒家学说，后者则是这一学说最重要的集大成及继往开来者，他们的诞生地相邻，且均被视为海内外儒学的发源圣地。2000多年前受教于孔子孙子思的门人，且以善养“浩然之气”著称的孟轲，恐怕不会想到，在他死后千年，最终跻身到这个庞大学说体系的金字塔靠近顶端的位置。尽管如此，住在邹城，顶着“翰林院五经博士”头衔的他的后代们，与临市曲阜的“衍圣公”相比，却显得落寞。不过，随着传统文化重新走进生活，如今邹城的孟家人，正期待着再次光耀先祖。



孟祥居展示台湾大伯托人捎回来的孟氏家谱及三迁志。
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摄

孟府全景。(资料图)

“清理完杂草，孟子的思想活水将再次流出”

“让孟子思想回归故里”——这是亚圣孟子的故乡邹城这两年提出的新口号。

国学的长热不衰，国家高层对传统文化的大力倡导，让邹城人觉得机会来了，为此，当地官方还专门成立了“文化突围”指挥部，为振兴孟子思想文化做准备。

不只官方，当地的社会心态也在悄然改变。“30多年只顾发展经济，人心浮躁，现在该是到了寻找‘道德之根’的时候了。”9日下午，在邹城孟府内，对孟子及孟氏家族有着深入研究的邹城亚圣书院院长邵泽水，对此颇有感慨，作为亚圣故里，邹城无疑是孔孟儒学最重要的寄托地之一，这让当地人充满想象。相比曲阜，邹城的体量要大得多，且常年居国内百强县前列，但知名度而言，显然轻了不少。事实上，早在20年前，邹城曾有过一次重塑辉煌的机会，但并未如愿。

1994年，邹城召开了“孟母教子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邵泽水回忆，为了提升会议规格，打出影响力，邹城邀请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。正是程思远在致辞中将“孟母三迁”的精神总结为中国母教传统的肇始，后天努力、客观环境对人成才的重要意义，这一对孟母教子的阐释沿用至今。

而鲜为人知的是，这篇重要致辞的作者就是邵泽水。当时在邹城市委宣传部任职的他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，由于沟通问题，会议召开前一天，主办方才得知程思远没有准备致辞，于是邵泽水就被临时拉去写了个急就章。

邵泽水清楚记得，当天下午4点左右，他硬着头皮来到程思远住处，“战战兢兢”告诉程思远未准备讲稿并请示如何着笔。出乎他意料，“程老没有发火，而是很和蔼地说了几点要求，让我尽快写完给他。”

尽管当时邵泽水没有系统研究过孟氏家族，但身居“圣人之乡”，

耳濡目染加上工作上的一些接触，当晚12点就完成了致辞稿，并于次日早4时送审，“获得程老肯定”，也得到与会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可。

不过，这篇文章连同那次会议，并未如主办方所愿地带动全国的“孟子热”，邹城在外人眼里还是默默无闻。

但现在不同了，在这个纷繁芜杂的年代，人们愈发重视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，对心灵的涤荡作用。这让“亚圣”之乡似乎看到了一丝重振雄风的曙光，只不过思路变了，那种再披着“传统文化”外衣，供游人到此一游，如此蜻蜓点水式的旅游文化开发，已然不是此路不通，如今的人们更注重传统的精神内核。

对此，邹城市委副书记赵勇给齐鲁晚报记者打了一个“清理枯井”的比喻：作为亚圣故里，原本就有着丰富的思想之源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些精深思想未得到重视，就像一口水井没人管理而逐渐被荒草覆盖，以至于人们慢慢忘记了这里原本曾流出过股股思想源泉。“现在我们做的，就是把这口井周围的杂草清除干净，让孟子的思想活水，源源不断再次流出。”赵勇说。

共用排行，对孔家以老师相称

众所周知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丘，生于春秋末期，而他的学说的集大成者孟轲，则生于战国，孔子死后百余年，孟轲方才诞生，并受教于孔子孙子思。

孔被尊为“至圣”，孟为“亚圣”，虽然至圣在前，亚圣在后，不过，治史者都承认，就对儒学的贡献来讲，孟子具有巨大的原创性，奠基者与光大者实不可做简单排名，但他们在世俗社会的地位却迥异。

“孔子很风光，孟子很寂寞”，这是邹城当地人惯用的一个形象说法。10日上午，孟子第75代嫡次孙，73岁的孟祥居说，“孔家嫡长子历代被封衍圣公，孟家则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(后民国期间改为亚圣奉祀官)，一个说法是，前者相当于朝廷一品大员，后者相当于七八品级别。”邹城虽然离曲阜只有区区二

十多公里，但是孟庙孟府的制型和规模，与孔府孔庙相比有着巨大落差。“孔府占地240多亩，孟府只有60多亩，只相当于孔家的四分之一。”9日下午，邹城孟府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，仅从占地规模上，就能看出“哪个大哪个小。”

在历史上，自西汉儒学被确立为治国之道后，孔子便成为“大成至圣”，万世师表，在各个朝代均受到顶级礼遇，孔家“NO.1”的地位不可撼动。而孟氏家族之所以被称为“家族”，始于唐宋的“孟子升格运动”，经过这一“升格”，孟子从秦汉的隐而不彰，到元代“亚圣”地位正式确立，家族方才崛起。

在孟氏家族研究者济南大学教授朱松美看来，看似风光的孟子家族，历史上实则处于一种难以明言的夹缝状态，一方面因其儒家的身份特征而被推到了社会政治前沿；另一方面，作为亚圣又缺乏像孔子家族一样的正宗与辉煌。

“没有孔家的提携，孟家很难获得后来的名声。”邵泽水告诉本报记者，也因此，孟家人去孔家，都会非常恭敬。

这点也得到了孟氏后裔孟祥居的确认，他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孟家历代嫡长子到孔家拜谒时，对相对应的孔家人，均以老师及师母相称，而非“叔叔大爷婶子大娘”之类一般称谓。

同时他澄清，社会上流传的孟家比孔家“同辈矮三代”的说法，是不对的，“除了嫡长以师生相称外，孔孟两家旁支相互之间交流并不多，互相之间称谓与常人无异。”

而朱松美教授发现，孔、孟两个家族后来共用行辈排字，“从第58代起，即明代以后，两个家族的辈分排行完全相同，直至民国，历三百余年，如果不是有意所为，仅用偶然、巧合之类很难解释得通。”朱松美认为，这足以说明孟氏家族是在效仿孔氏家族，而不是相反。

“孟子后人对孔家人，心里应该既有尊敬，同时又有羡慕。”一位研究孟子多年的当地学者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毕竟现在客观存在的差距，影响的不仅仅是孔孟两家人，其所在的曲阜、邹城也会被经常拿来比较，只是两地心照不宣。

今年7月，邹城《孟母教子传说》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，在不少人看来，力推“孟母教子”，强调“母教”的开创性作用，正是邹城避开曲阜的“差异化”策略之一。

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曾受到批判

作为儒学正统，孔孟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，除此之外还有一点相似的是，家族的命运很多时候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

据孟祥居介绍，孟府曾受到国民政府的“庇护”，1927年蒋介石带兵北伐，路过邹县到孟庙拜祭时，曾在孟府见山堂手书“保护孟庙，不准驻兵”八个大字，足见当时对“亚圣”孟子的尊崇。

孟祥居说，解放前夕，大伯孟繁骥(孟子第74代嫡长子)带着孩子去了台湾，此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才托邹城籍的外姓台胞带过信来，并授给孟祥居《孟子家谱》及《三迁志》两件“传家宝”，一家人这才又有了联系。

而据邹城本地曾到过台湾的一位学者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到台湾的孟家人虽然身为亚圣后裔，但并未享受多好的礼遇。在子女成年后，外人眼中的“亚圣奉祀官”孟繁骥，却独自居住在一处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，平时连与儿女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而据公开报道，孟繁骥1990年6月26日病逝于台湾。

至于留在大陆的孟家嫡次系，同样命运多舛。孟祥居说，他们家在建国初的土改中，就被赶

出了孟府。此后，一家7口挤在别人家的两间小屋里，困难时得靠街坊邻居接济才得以艰难度日，一度他还曾随母亲要饭……

“我的父亲是1950年前后饿死的。”孟祥居说，那天他正在外挖河道，管事的突然来告诉他，他家里出事了，并准他三天假。孟祥居马上预感到“肯定没好事”。因为平时为了多挣工分，他很少请假，并且上面一般也不愿给他放假。

孟祥居甚至自嘲说，如果不是那个年代大量的体力劳动，他恐怕“练不出现在这样的好身板”。

后来再经历“文革”，孟家的境遇更差，孟庙遭破坏，孟子的思想更是一再被批判。孟子讲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这被当成“典型的宣扬主观唯心主义”，而孟子称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又被认为是在“鼓吹剥削阶级统治有理”。这些给邹城的孟家人留下了沉痛的记忆，直到现在，他们才不避讳谈起孟子。

文化程度受限让家族振兴乏力

对于孟氏家族的人来说，与政府层面希冀的让“孟子思想回归”等宏大理念相比，他们更在意的是家族的延续。

尽管被选为孟氏家族在大陆的代表人，孟子第75代嫡次孙孟祥居最大的遗憾之一，是自己只有初中肄业的文化水平，这显然与“圣人之后”的名声不太匹配，这也牵绊到了他目前振兴家族的努力。

因为历史原因，孟祥居没有得到良好的学习机会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国家统战工作政策在邹城得以落实，为弘扬传统文化，开展对台的统战工作，需要找到一位与孟氏嫡裔关系最近者为代表。之后，经过基层推荐，组织考察，最终确定他为孟氏后裔代表的适当人选。

此后20多年间，孟祥居担任过邹城市政协常委，并连任了5届邹城政协副主席，分管科教文卫等。而他坦言，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，肩上的担子又不轻，“只能靠后来刻苦学习文化知识，来弥补自身的不足”。经过学习，孟子的经典之作，他能张口就来，对孟子的思想也逐渐有了自己的体悟。

2007年退休后，他得以真正展开那项对他来说更艰巨的事业：家族振兴。“在有生之年，力争做好三件大事：一是恢复间断半个世纪的传统祭孟大典，二是把原属邹城管辖的凫村(孟子诞生地)及孟母林，重新划归邹城，实现孟家的‘完整统一’，三是续修《孟子世家谱》。”孟祥居说，现在祭孟大典已经恢复，家族续谱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。

10月10日上午，在接受采访期间，孟祥居接到了两三个电话，其内容之一便是续修家谱，还有与之相关的外地孟氏宗亲会的筹备。

“修谱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首先要各地成立孟氏宗亲会或分支机构，然后借助他们调查当地孟姓人家的情况，确定是否入谱等。”孟祥居说，启动三年来，这项工作进展顺利，但依然有大量工作要做。不过，现在最让他耿耿于怀的，是孟子诞生地凫村及孟母林仍然在曲阜管辖之下，他曾上交多份政协提案，试图变更其管辖地，但都不了了之。

“孟子诞生地是圣人故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回来怎么能行呢？”采访中，孟祥居不止一次提及此事。

但是，重振孟氏家族，外人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。

“最大的问题是，文化程度不高，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才，这阻碍了整个家族的振兴。”邹城当地的一位学者认为，不管孟家历史上有过怎样的辉煌或失意，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，振兴的关键是，“在学问上能有所突破”。

